

世界畅销书榜
惊悚悬疑小说坊
SUSPENSE HORROR NOVEL



*S Sturm ueber
Pearl
Harbour*

噩梦
惊醒

[德] 杰瑞·科顿 / 著

群众出版社

噩 夢
Sturm ueber Pearl
Harbour

[德] 杰瑞·科顿 / 著
朱军平 / 译

惊醒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噩梦惊醒 / (德)科顿著;朱军平等译.—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5014-4491-5

I. 噩… II. ①科…②朱…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6687 号

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 2006 - 3855

Sturm über Pearl Harbour

© 2002 by Bastei Verlag, Bergisch Gladbach

Mit freundlicher Genehmigung der Verlagsgruppe

Lübbe GmbH & Co. KG

噩 梦 惊 醒

著 者: [德] 杰瑞·科顿

译 者: 朱军平 筱 蝌

责任编辑: 连玉泉

封面设计: 郝大勇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15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325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491-5/I · 1858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内 容 简 介

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不宣而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偷袭了美军基地珍珠港。美国举国震惊，时至今日，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个心灵创伤仍未彻底治愈……

大约60年后，一名日本老人在纽约被谋杀。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侦探科顿和德克尔在侦办此案过程中获悉，这名被害人当时曾经是日本特攻队的一员，在日本进攻珍珠港时担负着一项秘密任务。循着这条线索，他们来到了夏威夷和珍珠港，在这里，他们陷入了由日本“武士”和犯罪组织构织的迷宫，该组织凶险残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最后，他们揭开了这个保守了约60年的谜底……

序 言

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凌晨6时21分，夏威夷瓦胡岛

罗斯蒂·库克内心万分痛苦。

醒来后，他感觉脑袋涨得大大的，好像迪斯尼电影中的七个小矮人正拿着铲子和尖锄，在自己的脑壳里鼓捣着什么。

他听到了海浪澎湃的声响。

他直起腰来，多少有些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身在海滩，躺在威基基海滩的白色沙滩上。他眯着眼睛，凝视着深蓝色的大海。初升的太阳把光芒洒在大海上，闪闪发光。

慢慢地，他逐渐恢复了记忆。

“真该死！”他压低声音，脱口骂了一句，又重新躺倒在沙滩上，全然不顾沙子钻进自己宽敞的水兵制服领子里。

朗达与他一刀两断了。

这个漂亮的女孩长得像电影明星，“亚利桑那”号美军战列舰上的其他水兵没有一个不嫉妒他，然而，她却抛弃了他，转而投身于一位负责电冰箱销售业务的商务代表。

真该死……

他本想请朗达出去跳舞，为此，晚上特意请了假，想带她到最好的餐馆吃饭，之后，再到檀香山最棒的舞厅跳舞。

然后，他想向她求婚。

可是，现在这一切都已烟消云散。

年轻水兵神情沮丧地把手伸进雪白的军服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打开了它。

他节省了整整一个月的军饷，才买了这枚戒指，想在向朗达求婚时为她戴上。

“真该死！”他又骂了一句，摆动手臂，把小盒子扔得远远的，转眼间，小盒子消失在大海中。

他曾试图说服朗达改变主意，可是，她却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口口声声说，她需要安全感，忍受不了他长达几周甚至几个月在世界各地的大海上航行，而她却一点儿音信也没有。此外，收音机播报的以及报纸上刊登的那些与战争有关的报道让她神经紧张，万一他发生了什么不测，她承受不了这种打击。

总之，她想快刀斩乱麻，立即中断恋爱关系。

“我总算看透了这个女人。”罗斯蒂喃喃自语道。他辗转反侧，然后，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刚开始，他当然想说服朗达改变主意，后来，他终于明白了，她是铁了心要与自己分手的。他不得不承认失败的现实，心里非常难过，径直走进了一家酒馆。

开始时，他只想喝点儿啤酒，后来他发现自己身边带的钱不够。他想一醉方休，忘记世间一切烦恼，转而开始喝白酒。他喝了一杯又一杯，直到人们把他从酒馆里扔出去。

他跌跌撞撞、醉醺醺地、毫无目标地行走在被夜色笼罩着的檀香山大街上，后来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找到半瓶威士忌，顺手抄起来。他唯一能回忆得起的是，他用牙齿咬开了瓶塞，然后一口灌了下去。

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只能靠猜测。

显然，他在海滩上过了一夜。身边的一对情侣早已匆忙起身离开。现在，太阳慢慢爬上钻石山，整个海滩沐浴在粉红色的晨光中。

罗斯蒂失望地发了一通牢骚，此时他醉意已醒。他看了一眼被压得皱巴巴的军服，心想，自己一旦被宪兵巡逻队发现，等待他的肯定是关两周禁闭，好让他反省如何尊重和保养军服。

即使这样，罗斯蒂也觉得无所谓。

即使让他在禁闭室里度过余生，他也觉得无所谓。没有了朗达，他的生活变得单调无聊，甚至连太阳爬上钻石山后也不能使自己的心情开朗起来。

罗斯蒂失望地踏着被海水浸湿的沙子，闷闷不乐地把手插进裤兜里，正要准备上公路。

海滩周围仅有的几家旅馆，灯光仍然熄灭着，大家仍在熟睡。今天是1941年12月7日——这一天对罗斯蒂来说，将永远是一场噩梦。

他来到公路上，感到身上格外冰凉。他活动了一下胳膊，想获取少许热量，然后把手伸进口袋里，想找一支烟抽。让他感到不快的是，这些东西可能也弄丢了。

真是的，今天早上为什么像他想象的那样，这么处处不顺呢？

他必须马上返回军舰。

他昨晚请的假今天早上8点到期，因而必须赶回去报到，然后在军舰上值勤，度过72小时。

罗斯蒂望了望四周。宽敞的沿海公路上，竟然没有一辆出租车——即使有的话，他再也没有分文去支付车费。

看来，他只能走回去。为什么不能走回去呢？从这儿到太平洋舰队所在地——珍珠港只有七英里的行程……

罗斯蒂叹息了一声，此时此刻，他感到自己比先前更加难过和悲惨。

他沿着通往珍珠港的一条路向前走着，并不知道，这一天对他来说并不仅仅是一场噩梦。

他没有听到远处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更不知道，一场风暴正从远方海天交际处袭来……

第一部分

凌晨7时10分，瓦胡岛西部领空

吉井善少尉为了荣誉可以牺牲一切。

他告别了家人和祖母，发誓除了荣誉别无所求。他在天皇画像前宣过誓，决不退缩，必要时，愿意在对敌战斗中献出自己的生命。然后，他迅速登上战机，驶离“赤诚”号航空母舰。

现在，吉井正与他的飞行队战友们沿着东北航线，径直朝着目标——敌方海岛飞去。

天皇终于把威胁变成了现实，伸出了铁拳，准备摧垮美军在大洋一侧日益增长的危险。日本帝国早已存在了几百年——如果把这些美国佬从历史垃圾堆里清除出去的话，日本帝国仍将会继续存在下去。

吉井透过战机舱窗玻璃瞥了一眼与他同行的飞行队战友，他们与他一样，并排驾驶着战机，战机前方的太阳便是他们前进的方向。

尽管他显得坚毅果敢，尽管他坚信，为了日本文化的生存，为了帝国的荣誉，必有此战，但年轻飞行员的内心深处仍有一丝不安。

他天生就无所畏惧，但这次不知道怎么回事，这种感觉以前从未有过。

这种感觉来自胃部，很快扩展至全身，脉搏跳动加快，冷汗从额头上浸出。

这是恐惧感，他担心自己再过几个小时后还能不能生还。

有一点可以肯定——敌人没有得到预先警告，对敌打击完全是出其不意。但是，危险依然存在。

当舰队沉入海底后，美国人绝对不会袖手旁观，只要他们从突如其来的惊悚中缓过劲来，便会立即还击。这种想法让吉井内心感到很紧张。

他为此感到惭愧，因为他刚刚在天皇画像前宣过誓：义无反顾投入战斗，做一名无所畏惧的勇敢“武士”。他突然担心，这样想会让自己的家庭蒙羞，不由自主地问自己，其他战机上的朋友和战友是否也是如此。

此时此刻，考虑这些问题为时已晚，将军已经决定采取行动，选择了为尊严而战，命令必须服从。

吉井看了一眼歼击机的仪表盘上贴着的两幅画，那是他的侄子画的，这孩子特有艺术天赋。

第一张是裕仁天皇的画像，吉井必须对他忠心耿耿。

另一张是久美子的画像，这个女人是他的心肝宝贝。

四个月前，他们举行了婚礼。年轻飞行员脑海里现在惦记着的不是天皇和祖国，而是久美子，因为她怀孕了。

吉井刚刚接到命令，让他脱离飞行队，去执行一项特别任务。这时，他只有一个迫切的愿望：他想回家去，亲眼看着爱妻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并长大成人。

年轻飞行员猛地拉了一下零式战斗机的操作杆。

这种歼击机因没有考虑设计装甲防护而使机身显得十分轻便，可以尽可能地携带燃料和弹药。战机突然向一侧倾斜，脱离了编队，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向。

吉井驾机驶离“赤诚”号航空母舰不久后才得知，他被选中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这个任务对即将实施的进攻能否取得成功极为重要，天皇和人民信任他，他不得食言。

这是一个荣誉问题。

年轻飞行员全神贯注，尽量不去想担惊受怕和回家的事情，此时此刻，他是一名勇敢的战士，一名为了天皇而愿赴汤蹈火的“武士”。

他是什么，他的兴趣与爱好，感受和担忧，所有这一切均无关紧要，只有他刚刚接到的命令高于一切。

现在，命令和任务就摆在他面前。

年轻飞行员瞥了一眼罗盘，确认自己仍处在正确的航线上。

正当“神风特攻队”准备从两翼向美国军港发起进攻时，吉井得到命令：远远绕过瓦胡岛，与另外一名皇军“武士”汇合。与他一样，那个人也是单独行动。

他们要一块给敌人以致命一击，使敌人遭受更大的损失。

这一天将给美国人留下永久的记忆。

这是美国人的国耻日……

凌晨7时25分，瓦胡岛东南水域

矶九部桥目上尉蹲伏在微型潜艇狭窄的操作室里，目不转睛地盯着潜望镜。

现在，他已经静悄悄地潜入敌方水域，远远可以看到黎明中的陆地。

这就是瓦胡岛。

这是夏威夷群岛中的一个岛屿，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总部基地就设立于该岛上。

这正是此次即将进攻的目标。

桥目痴迷地盯着潜望镜。

瓦胡岛显得安静、平和，完全蒙在鼓里，美国人不知道，毁灭即将降临在他们的头上。

上尉不由得冷笑起来。

一位伟大的统帅不仅仅应该显示出勇气和勇敢，也应该诡计多端，山本五十六海军上将因其足智多谋而在历史教科书上享有盛名。

珍珠港战役将载入日本帝国的史册，对此，桥目深信不疑。这一天终于到了，日本将伸出铁拳，击溃狂妄自大、没有教养的美国佬在太平洋一侧日益增长的危险。

上尉听到了潜艇马达在水下工作时发出的柔和、轻微的嗡嗡声。

桥目的潜艇不大，只有五米长，一点五米宽，只能容纳一名乘员——那就是他。

瓦胡岛前面的水域下到处潜伏着这种微型潜艇，海军部的设计师把它作为秘密武器来对付美国人。微型潜艇能够突破敌人的防御地带，直接突进珍珠港，向停泊在那里的美国军舰发起进攻。

每一个潜艇分配了不同的进攻目标，潜艇只能发射一枚鱼雷。日本帝国的间谍在过去几周乃至几个月内拍摄并发回来的照片对目标介绍得很详细，可以作为参考。

然而，桥目的目标不是这些停泊在海湾港口的军舰和驱逐舰，他也没有得到这些照片。

他得到的命令比较特殊：在港口入口处前潜伏，静候某一军舰的到来，舰体上有与众不同的标记，发现后立即发射鱼雷将其击沉。

自己能被选中来执行这项重要任务，年轻军官感到非常荣幸，此次行动将对夺取胜利具有重大意义，可以更加彻底地打败敌人。他坚信自己能够完成任务，为此，他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

天皇、家人、妻子真理子和孩子们在期待着他。

为了他们，他愿意在最后这次大战中献出自己的一切。

他需要做的是，在海滨前潜伏，等待猎物的出现，他希望，允诺的空中支援能够及时赶到……

进攻在凌晨7时55分准时进行。

他在凌晨赶到了瓦胡岛附近。今天是星期天，许多军官一定在与家人团聚。

首枚鱼雷发射时，军舰上多数战士和水兵估计仍在床铺上熟睡。

一架日本零式战斗机飞到飞行队的前面，直接从冉冉升起的太阳处现身，飞行员发射了装备在机身下面的鱼雷。

鱼雷呼啸着直接击中停泊在港口出口处的一艘小型驱逐舰的甲板。

先是一秒钟的沉默，紧接着，随着一声巨响，军舰被炸得粉碎。

舰身中间爆裂前，舰体猛然直立起来，好像从海水中跳起来似的，一团耀眼的橙色火球直冲上天，浓烟滚滚。

转眼间，燃烧的军舰残体沉没在港口水域的滔滔海水中，与此同时，着了火的油层在水面上蔓延。地狱之门打开了。

零式战斗机从这些毁灭性的场面上空掠过，几个武装到牙齿的歼击机和轰炸机飞行队蜂拥而来，飞行员外表显示出更加坚毅的神情。

它们就像一群蝗虫，纷纷扑向珍珠港湾，所有机关枪都开了火，像食肉动物一样凶猛地向着并排停泊在福特岛船坞的军舰和大型驱逐舰扑去：

“犹他”号战列舰

“底特律”号巡洋舰

“罗来纳”号战列舰

“内华达”号战列舰

“加利福尼亚”号战列舰

“宾夕法尼亚”号驱逐舰

“西弗亚尼亚”号战列舰

“马里兰”号战列舰

“俄克拉荷马”号战列舰

“亚利桑那”号战列舰

时间是1941年12月7日。

这一天本应是一个祥和、平静的星期天，人们如同生活在天堂，而在遥远的欧洲，战火却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这一天，改变了一切。

这一天，是国耻日。

2001年5月22日，纽约市曼哈顿

喧闹声震耳欲聋，爆竹声响彻一片，火光迸发，大朵的烟花在天空中绽放，艳丽、明媚的烟火在曼哈顿的夜空中一点点地开放、散乱、消失。

音响播放着雄壮的英雄交响乐，伴随着音乐，夜幕中不断交替变幻出白-红和蓝-红-白色彩。

这样做并非偶然。

白-红色彩意味着日本帝国，蓝-红-白色彩意味着美国，主办者想以这样一种特别的燃放烟火方式再次讲述一遍太平洋战争的历史——从偷袭珍珠港到占领硫磺岛。

拥挤的人群聚集在时代广场上，人们惊奇地把嘴巴张得大大的，似乎很喜欢这种热闹场面。然而就我来说，我觉得这有些庸俗，即便我没有工夫去看——因为我们联邦调查局的侦探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消遣。

燃放烟花并非这般简单，而是有缘由的——举办一部场面浩大、制作精良的好莱坞影片的首映式，这在纽约通常是热闹非凡的场面。

这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在夏季，在纽约市，经常搞一些大型影片首映式。有一次，电影发行公司竟然租下了半个中央公园，举办了一场规模宏大的鸡尾酒会。本片的制作方坚持要在时代广场燃放烟花——这样，城里的交通就陷入了瘫痪状态。

因为百老汇和十七大道之间的交汇处是该市的神经枢纽，在这里设置警戒线最容易招人骂，我们纽约市警察局的同行们整个晚上为此忙个不停。

至于我们联邦调查局，则另行分配了任务，因为几十名政界和社会知名人士被邀请出席首映式，首映式要在装修一新的新奥登大剧院举行，稍有失误或者捣乱分子混迹其中，危险性则比较大，所以，市长向联邦调查局寻求帮助，希望我们能为这些尊贵的客人担负起安全保卫职责——鉴于纽约市政厅与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之间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的局长约翰·海先生除了同意外，别无选择。

现在，我们穿着晚礼服，戴着无线耳麦，不时地相互通报着情况。

“我是杰瑞。”我警惕地朝聚集在警戒线一侧的为数不少的影迷和喜欢凑

热闹的人群那边张望，不时通过耳麦传达指令，“你那里情况怎么样，菲尔？”

“一切正常，杰瑞。”我的朋友和搭档菲尔·德克尔回答道。他的哨位在红地毯的另一侧。

红地毯是用来迎接大明星的。同事史蒂夫·迪拉吉奥以及琼·克拉克和安妮·格拉尔多与菲尔在一块。我所在的地毯这一侧有联邦调查局侦探乔·勃兰登堡、莱斯·伯戴尔以及印第安裔同事泽洛卡，他似乎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感觉穿上晚礼服出现在今晚这个场合特别棒的人。

泽洛卡平时就有点儿爱打扮，因此常常被我们戏弄。今晚他穿戴得特别讲究，穿着自己最漂亮的晚礼服，显得非常庄重。当我们在集会开始前正要准备列队前去检查这一地区时，迎面碰上一群年轻姑娘，她们看见他后马上尖叫起来——她们把他当做了好莱坞影星……

新奥登大剧院是纽约历史最悠久和最具传统的电影院之一，在过去的三十年当中，举办过多场电影首映式。现在，剧院前的广场已被封锁，身着制服的警察担负的任务是，当影星到达时，不能让任何一名聚集在广场上的影迷越过警戒线，而我们联邦调查局的侦探则负责立即辨别出任何面临的危险源并予以排除。

早在今天下午，我们就对马路对面的所有建筑物进行了仔细搜查，另外，还在附近房屋的楼顶上设置了哨位，虽然如此，蜂拥而至的人流仍让我感到不安。

像今天这种情况，进行控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真的有坏人混迹其中，估计我们只能在最后时刻才能发现。果真如此的话，那就为时已晚。

联邦调查局很晚才获悉举办首映式的消息，我们的安全专家没有机会参与制订保卫计划，只能置众多安全标准预防措施于不顾，既不能对广场上的观众进行控制，又不能过多地采取限制措施。

现在，当音响播完罗杰斯创作的反映二战惨烈战况的音乐——《海上胜利》最后几个节奏，剧院前那片开阔的场地上非常拥挤，我愈发无法摆脱这种糟糕的感觉：我和我的同事主要是作为能够适应这种场面氛围的陪衬和点缀出场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让我们当做道具来强调这次活动的重要性。

糟糕透顶的好莱坞电影。

“喂，杰瑞。”菲尔通过无线耳麦对我说道，“真够热闹的！现在我自我感觉就像一名明星。真是难以想象，这种混乱场面竟然是因为一部电影！”

毫无疑问，菲尔说得没错——但也不全尽然。

这个夏天，本片的制作方一直在大肆宣传，影片已经取得不俗的票房收入，他们认为，自己的产品应超越一部影片的影响力，这部讲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影片，不仅仅是一部制作精良、场面宏大的一流影片，更应唤

醒美国人的灵魂。时至今日，六十年后的今天，美国人仍然对这种阴险毒辣的战争行为耿耿于怀。

影片制作方巧妙设计的这场活动，无非是想抬高票房收入，此时在时代广场燃放的烟花，正是这部影片宣传活动的一部分。

燃放烟花的活动就要结束了——伴随着雄壮的音乐，天空中突然绽放出巨大的蓝-红-白色彩的烟火瀑布。

突然，一切声音戛然而止，紧接着，人群中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不时有人发出要求“加演”的呼声。我在那些爱凑热闹的人当中发现有许多日本人——他们是游客，是我们前世仇敌的后裔。他们手持摄像机，对着天空拍个不停，要把这里的一切记录下来。在过去的六十年当中，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

广场前的另一侧突然传来警笛声，摩托车护卫队闪着警灯，穿过由纽约市警察局的同行封锁了众多人群才形成的狭窄通道。

我暗自挺直身子，内心感到一阵紧张。今晚的重头戏开始了——载着影星和社会名流的轿车即将驶来，来宾将踏着红地毯，走进影剧院，享受观众的欢呼声。

此时此刻，对于担负安全保卫任务的每一位联邦调查局的侦探来说，最紧张的时刻到来了。

“注意，整装待命。”史蒂夫·迪拉吉奥通过无线耳麦命令道，“开始行动，大家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明白，史蒂夫。”我回答道。

我的同事们也一一作答。

虽然这只是例行公事，为一场本应为大家带来欢声笑语的大型活动提供服务，但是，我们的感觉并不好，我们大家今晚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种预感稍后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得到了证实。

摩托车护卫队驶进新奥登大剧院前空阔的广场。媒体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小讲台，一名身着晚礼服的男记者和一位穿着闪闪发光晚礼裙的女记者站在那里，准备迎接前来参加影片首映式的贵宾并进行简短采访。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师也都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第一辆大轿车驶进了现场，身穿制服的门童急忙上前，为来宾打开车门。贵宾下车时，广场上闪光灯一片闪烁。

两名身着晚礼服、身材消瘦的男演员从车上下来，站在前排的几名女孩发现后不禁狂喊起来。我必须承认，这两名年轻人我以前不曾见识过——黑暗中，我只是隐隐约约地想起，也许在一部肥皂剧里见过他们的面孔。

第二辆车上下来一位名人，我和我的同事一眼便认出是市长鲁道夫·吉

立尼。他边踩着红地毯向大剧院走去，边和蔼可亲地朝人群中微笑，并不时向我们联邦调查局的侦探点头称许。

然后，好莱坞明星们接二连三地出场了。我看到了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杰克·尼科尔森、金·凯瑞、西尔威斯特·史泰龙、莎朗·斯通。汤姆·克鲁斯和妮可·基德曼是分开来的——正如新闻媒体报道的那样，这两人早已不在一起生活。

每当一位明星从轿车上下来并朝大家挥手致意时，人群中便立刻爆发出一阵欢呼声。然后，我们联邦调查局的两名侦探立即上前，护卫来宾走过红地毯走进大剧院。有几位名人拥有自己的保镖，这样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

多数来宾会站在讲台前，接受两名记者的采访，他们的提问大同小异：

“您今晚感觉如何？”

“您是如何得到邀请的？”

“您对这部影片有何感想？”

当然还有：“您的服装设计师是谁？”

当第一批超级明星走过红地毯后，现场的气氛不免有些趋于寂静。几辆轿车载着一些名气不是那么大的电影人，也就是说那些幕后工作者来到现场，人群中没有出现预期的骚动。这时，音响又开始播放音乐，以免冷场，聚光灯的光束不时地在人群中闪烁。

接着，第一辆曾参与拍摄今晚首映式影片的车辆驶了过来，人群中又爆发出欢呼声。制片人和导演在摄影师和作曲的陪同下，从车上下来。

本片的三位年轻影星也分别来到现场，他们每个人的出场都赢得了观众的喝彩声。

我们联邦调查局的侦探迅速来到他们身边，希望他们中途不要停顿，直接进入防护森严的大剧院，可是，那位珠光闪闪的女记者却挡住了我们的去路，面部露出了不容妥协的神情。

“您觉得我们这座城市举办的这场欢迎会水平怎么样？”她毫不犹豫地把我们的保卫人员挡在一边，把话筒伸到来宾面前。

“很棒。我觉得特别棒。”在影片中扮演一名勇敢的年轻飞行员的那位演员非常老练地答道——音响把他的的话传到了广场的每一个角落，“这种场面我从未经历过。”

“出演这部影片对您意味着什么？”

“哦。珍珠港事件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时至今日仍是如此。我希望我的演出能够有助于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日子。”

“您喜欢那些拍摄工作吗？”

“噢，是的，很喜欢。尽管这个话题很沉重，但是，我和我的同事们还是

感到很开心。”

“您不害怕吗？所有这些爆炸场面和军舰……”

“不害怕。您知道，现在所有这些场面都是用电脑制作的。您在电影上看到的很多场面其实真的并不存在，这是一种戏法。”

“原来如此……”看来，这位女记者平时只是负责女性杂志的专栏，并没有认真地准备这次采访，她不知所措，停顿了片刻——我和同事趁此机会，毫不犹豫地要把那位年轻影星带到安全地带。在剧院的门口，我们的女同事琼·克拉克和安妮·格拉尔多负责保护他——她们也是影迷，喜欢这位长相英俊的演员。

我咧着嘴冲她们笑了笑，她们也冲我笑了笑。

车一辆接着一辆驶了过来。

一些读者也许会嫉妒我能参加众多明星和社会名流的聚会——其实对我们联邦调查局的侦探来说，这是职责所在，这是一项需要神经高度紧张的工作。当这些演员和影片制作人大谈特谈什么影片如何大获成功、与同事的配合如何好、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如何愉快时，我们必须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努力去辨别出任何危险因素以及图谋不轨者。

“注意前方左翼。”我听到泽洛卡在嘈杂声中喊道，“我觉得那个穿红夹克、戴着纽约‘喷气机’橄榄球帽子的家伙可能有问题。”

“明白。”史蒂夫·迪拉吉奥确认道，“把那个家伙给我带过来。”

我和菲尔刚接替莱斯·伯戴尔和乔·勃兰登堡接待贵宾，我们紧张地互换了一下眼神。时代广场上人声鼎沸，纽约市警察局的同行们正在费力地维持着警戒线。

又一辆大型轿车驶来了。一位流行音乐歌手下了车，再次引起年轻女孩们的尖声叫喊。紧接着，下一辆车开了过来——让我们吃惊的是，从轿车上下来的人不是魅力非凡的年轻影星，而是一位默默无闻的老人。

是一位日本人。

老人弯着腰，拄着拐杖走过红地毯。人群中的欢呼声以及这种热闹的局面似乎让他感到不适应。

“你好吗，先生？”我和菲尔把他护在中间，我小声问道。

这个朝前弯着腰的日本人看了我一眼，冲我笑着点了点头。一位穿着晚礼服的男记者来到了我们面前——他的女同事正忙于向女影星打探服装设计师和珠宝方面的问题。

“女士们，先生们。”记者对着麦克风说道，“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是吉井善少尉，他是一名曾经参加过珍珠港战役的老兵，作为技术顾问，他参与了本片的拍摄。”

“是的。”日本老人回答道，他有些吃力地走上讲台。

“再次回到那个地方有何感受？”

“就像回到过去。”在众多影迷的注视下，吉井显得有些不自信，“那是一次重大事件，有时让人感到痛苦万分。”

“我很能理解。”记者微笑着说道，“您有没有机会看完全片？”

“我看过了。”

“先生，您觉得这部影片怎么样？它是不是真实地再现了珍珠港事件地狱般的场面？”

吉井思考片刻，用流利的、但带有一些口音的英语回答道：“我不认为人们能以一种十分逼真的手段再现那一天的恐怖……”

突然，日本老人没有了言语。

他呆若木鸡、面无表情地望着人群。

“吉井先生？”记者问道，“您怎么样了？”

日本人没有回答。我突然发现，这位老人的白色礼服衬衣上有一片红色血迹在扩大。

紧接着，我下意识地想起，在喧闹声中，我似乎听到过一声短促、沉闷的击打声……

1941年，夏威夷珍珠港

军舰上，高射炮哒哒地响个不停，爆炸声不绝于耳，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日本战斗机以密集的队形，一个飞行队接着一个飞行队从天空中俯冲而下，就像嗜杀成性的猛禽一样扑向停泊在珍珠港的美军军舰。

第一攻击波出人意料地全部击中军舰上的防守部队，几艘驱逐舰尚未来得及还手，便遭到毁灭性打击，现在才慢慢地开始抵抗。

军舰和陆地上有些地方不时响起零星的高射炮的射击声。美军驱逐舰上的高大炮塔面对从蔚蓝的天空中俯冲而下的日军飞机毫无招架之力。

德怀特·桑德斯上校不知所措地望着天空，简直不能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他早就料定这一天会到来。并不只他一人持有这种想法，几周来，情报机构多次提到，日本人正在暗中筹划着什么勾当，很有可能是一次大的行动——日本鬼子想借此达到完全控制太平洋海域的目的。

位于夏威夷的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海军上将多次询问华盛顿，请求允许采取反制措施，但是，那些政治家们却反应迟钝。

现在，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这是血的代价……

上校眯着眼睛，不知道是因为眼睛被烟雾熏出了眼泪，还是因为悲观失望而满含眼泪。

只能随它去了。最近几天，司令部经常讨论日军偷袭的可能性，假如真的发生的话，金梅尔海军上将命令德怀特·桑德斯上校去执行一项特别任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完成。

“全力向前！”桑德斯以坚定的语气向舵手和大副下达了命令——这艘小排量的驱逐舰原本停靠在海湾的最南头，现在离开了船坞。

安装在舰首和舰尾的两门重型高射炮不停地喷射出怒火。驱逐舰穿行在海湾激起巨浪的海水中，不时躲过熊熊燃烧着的在水面上漂浮的油层和冒着浓烟的军舰。

“您看，长官！”大副延基斯喊道，“‘蒙大纳’号战列舰着火了！还有‘爱荷华’号……”

“我都看到了。”桑德斯轻声回答道。

“那边有人跳进了海里，长官！我们必须去救他们！”

“保持航线。”桑德斯不客气地回复道。

“可是，长官，我们……”

“保持航线！”桑德斯大声重复了一遍，面如猪色。

他憎恨自己担负的这项任务，厌恶自己像一个懦夫一样逃离战场。

但他没有别的选择。

海军上将的命令很明确，桑德斯不能让自己的最高上司失望。“乌登本”号驱逐舰上的货物绝对不能落入敌人之手。

“是，长官。”大副不情愿地答道——此时此刻，他把自己的上司当成了什么人，桑德斯无暇去想象。

上校也不会生他的气。

延基斯是一位勤奋的青年，他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军官证书得来的很不容易，他刻苦、守纪、服从命令。他也是一位忠诚的战士，只是像他那样级别的军官，不可能知道“乌登本”号驱逐舰肩负的使命以及下面货舱里装着什么货物。

除了上校，甲板上的其他人都不知道。

桑德斯情愿自己不知道这项任务，既然知道了，千斤重担就落在了他的肩上。他清楚地记得海军上将与他的那次谈话：“乌登本”号驱逐舰上的货物绝对不能落入敌人之手，否则就会被对方用以进攻美国，情况危急时，可以把军舰与货物沉入海底……

桑德斯同意了，同时暗地里希望，日本人不要发起攻击。现在，他站在